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研究读本

曹典顺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马、恩、列、斯著作选读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研究版本

张一兵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ER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读本

曹典顺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读本 / 曹典顺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6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 杨金海 李惠斌主编)

ISBN 978 - 7 - 5117 - 1791 - 7

I. ①马… II. ①曹… III. ①《人类学笔记》- 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①A811.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8129 号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读本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 cctphone.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20 × 1020 毫米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66509618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局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贾高建

副主任：俞可平 魏海生 王学东 陈和平 杨金海

委 员：贾高建 俞可平 魏海生 王学东 陈和平 杨金海
柴方国 何增科 季正聚 郝卫东 张文成 曹荣湘
卿学民 刘明清 薛晓源

中央编译出版社文库编辑中心编辑小组

薛晓源 苗永姝 李媛媛 盛菊艳 薛迎春 董 妍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顾问委员会

贾高建 俞可平 顾锦屏 庄福龄 陈先达 赵家祥 詹汝琮
李洙泗 张钟朴 冯文光 安启念 韩庆祥 李小兵 张曙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编委会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副主编 薛晓源 林进平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典顺 韩立新 江 洋 李百玲 吕梁山
苗永姝 聂锦芳 闫月梅 杨学功 姚 颖
张 盾 张云飞 郑 锦

总 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旨在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以及有关专题思想重新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供广大读者特别是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读者阅读使用。计划出版40种，三年内陆续完成编写和出版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文本，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在我国学术史上，曾编写和出版过不少关于经典著作的读本，包括各种注释性读本和导读性读本，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读本也越来越显出历史局限性。比如，以往对经典著作的解读视角较旧，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全面；解读的经典著作范围较小，视野有限；解读所依据的文献不足，深度不够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自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以及普及工作不断加强，这就迫切要求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解读。

同时，这些年我国学界有关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人类文明的深入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不断深化，解读视角发生重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例如，以往由于受革命实践的影响，我们较多地从社会主义“革命”视角去解读，而较少从社会主义“建设”视角去解读，因此，较多地注重研究其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而较少研究社会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

展等思想。革命胜利后，仍然沿袭了这种解读模式。这就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新社会建设思想，恰恰是这些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更有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学者自觉地从“建设”视角研究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就。又如，过去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限于对若干重要经典著作的解读，如对《共产党宣言》等五六部名著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对其他著作的解读不多。即使有收文较多的导读性读本，但常常由于篇幅所限，也只能对这些著作进行简要介绍，不可能对每一部著作展开研究。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研究经典著作的专题成果越来越多。再如，近年来新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和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大大拓宽了人们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理解。加之这些年我国学界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的外语水平较高，知识储备较多，研究方法较新等，对经典著作的研究和理解也更有新意。这些都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

为了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总结这些年我国学界编译、研究经典著作的成果和经验，比较全面系统地解读和阐释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中央编译局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并对该项研究提供了基金资助。课题组不仅在局内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而且向社会公开招标，争取到社会力量的支持，一批有造诣的中青年专家参与到课题研究中来。经过课题组同仁两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并将继续补充、完善并陆续推出。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特点，这也是丛书编著工作所力求遵循的原则：第一，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本丛书不仅对经典作家的名著进行解读，也对其他重要著作进行解读，还要对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如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等，进行专题梳理和解读。不仅从“革命”视角，而且从“建设”视角，全面、系统地梳理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力求使这套丛书成为收文最全面、解读最系统、

最能够反映经典作家著作全貌的学术成果。第二，突出文献性和考证性。每一研究读本的写作，力求充分反映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要充分反映我国新时期在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方面所发现的新文献、取得的新成果。在此基础上，要对经典著作形成的历史背景、国内外传播、原著重要思想观点及其流变，以及后人对这些观点的理解等，进行考证研究。如果说过去的解读主要是“注”的话，那么，这套读本则要进一步体现“疏”的特点。通过这种“注疏”性考据研究，不仅使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也能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文献资料。第三，力求权威性和准确性。一方面，研究读本所依据的经典著作文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主要依据中央编译局所编译的最新译本，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全集》第二版、《列宁专题文集》等。对还没有新译文的文本，可以采用旧译文。同时，适当参照外文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所依据的其他文献资料，也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要选择国内外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最有影响力的文章。

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采取大致统一的研究和写作框架。除导论外，各个读本均有五个部分组成。一是历史考证部分，其中包括写作背景、国内外主要版本和传播考证等；二是研究状况部分，包括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三是当代解读部分，包括对经典著作的内容简介，对已有研究观点的疏正，对重要理论观点及其当代意义的阐述；四是原著选编部分，根据经典著作的不同情况，或采取全选的形式，或采取节选的形式，均采用中央编译局的最新译本，个别读本同时选编原著的旧文本，以方便比较研读；五是附录部分，包括3到5篇关于本著作的国内外有一定权威性的研究文章，以及进一步研究需要参考和阅读的文献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往往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所以，尽管我们在组织编写工作中努力体现上述原则，但这些读本的观点不一定都具有代表性，更不可能与每一位读者的观点完全

一致。加之作者研究角度不同，水平各异，每一读本的结构、篇章、内容、观点都不尽相同，其权威性程度也不尽一致。其中很可能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该丛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央编译局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始终给予鼎力支持。国家出版基金将该丛书列入2012年资助项目。中央编译出版社为该丛书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最终立项，以及为丛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本丛书中收入的译著和文章的译者、作者和出版者同意我们使用相关的著作版权。该项目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对丛书的编写工作给予热情指导，编委会成员和课题组同仁为丛书的编写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编辑委员会

2013年6月16日

目 录

导 论 为什么马克思要撰写《人类学笔记》	1
第一部分 历史考证	17
第一章 《笔记》写作背景	19
一 《笔记》写作的时代背景	19
二 《笔记》写作的学术史背景	23
三 《笔记》写作的学术背景	28
第二章 《笔记》国外主要版本和传播	34
一 《笔记》在西方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34
二 《笔记》在苏联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36
第三章 《笔记》国内主要版本和传播	43
一 20 世纪《笔记》在国内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43
二 21 世纪《笔记》在国内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49
第二部分 研究状况	57
第四章 《笔记》国外研究状况	59
一 《笔记》的民族学视域研究	59
二 《笔记》的人类学视域研究	63
三 《笔记》的社会哲学研究	67
第五章 《笔记》国内研究状况	72
一 《笔记》的唯物史观研究	72

二	《笔记》的人类学研究	77
三	《笔记》的社会哲学研究	81
第三部分 当代解读		87
第六章	《笔记》的结构、逻辑和内容	89
一	《笔记》的文本结构和逻辑架构	89
二	《笔记》的主要内容	102
第七章	《笔记》的重要理论观点	145
一	社会发展道路具有规律性	145
二	社会发展道路存在特殊性	153
三	社会发展道路注重和谐性	160
第八章	《笔记》的当代意蕴	167
一	《笔记》是全面认识马克思不可逾越的重要著作	168
二	《笔记》是研究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学术成果	176
三	《笔记》是当代中国道路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186
第四部分 经典著作选编		195
马克思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 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节选）	197
马克思	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节选）	245
马克思	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 一书摘要（节选）	289
马克思	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 一书摘要（节选）	308
马克思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 一书摘要（节选）	341

第五部分 附 录	359
附录 I 研究文献精选	361
一 [美] 劳伦斯·克拉德:《进化论、革命和国家:马克思 与他的同时代人达尔文、卡莱尔、摩尔根、梅恩和 柯瓦列夫斯基的批判关系》(节选)	361
二 [苏] 古拉姆·克拉德:《摩尔根对马克思的影响: 亚细亚社会问题》(节选)	372
三 [英] 特奥多尔·汕宁:《晚期马克思与俄国的“资本 主义边缘”》(节选)	377
四 江丹林:《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与 唯物史观》(节选)	383
五 荣剑:《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和“晚年笔记” 探析》(节选)	389
附录 II 延伸阅读书目	397
一 中文参考文献	397
二 外文参考文献	398
后 记	401

导 论 为什么马克思要撰写 《人类学笔记》

《人类学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又被称之为《民族学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收录了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阅读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著作时所作的笔记。马克思阅读菲尔著作的笔记,中文发表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4期;其他四篇笔记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十五卷。1996年,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社会史笔记》收录了马克思阅读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五人著作时所做的笔记。本书所研究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社会史笔记》收录的马克思的五篇笔记相一致。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后人认为美国人类学者劳伦斯·克拉德是用人类学理解《笔记》的第一人,但《笔记》1972年第一次被劳伦斯·克拉德整理发表时并不是冠以“人类学笔记”的名称,而是以“民族性笔记”命名,书中收录了马克思阅读《古代社会》、《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四部著作时所做的笔记。此后的诸多学者,认为这些笔记可称为“人类学笔记”,并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本书认为,如果“仅仅”从人类学视角理解《笔记》,有着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即遮蔽了《笔记》渴望“理想社会状态”的思想主旨,所以,从社会哲学的视角解读《笔记》是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也是本书的主要宗旨之一。这一观念可以从马克思为什么要撰写《笔记》的追问中得到解答。

一、“改造世界”的探索

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社会思想史、社会制度史、社会发展史，而社会思想史又可分为哲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等。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撰写《笔记》不过是正常履行哲学家“改造世界”的社会责任而已，换言之，“改造世界”的探索是《笔记》写作的基本哲学诉求。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反对哲学家只是用哲学解释世界，主张履行“改造世界”的社会责任。1835年10月，17岁的马克思到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当时的波恩大学不关注政治，崇尚浪漫主义的哲学和文化。受此影响，其后相当一段时间，马克思大量精力用在了创作诗歌之上，其中，不乏写给恋人燕妮的爱情诗，比如，“人的自豪。致燕妮”、“惜别的晚上。致燕妮”、“心灵曲。致燕妮”、“和谐。致燕妮”、“渴望。致燕妮”。也许由于这种原因，或许考虑到波恩大学饮酒、决斗、集体娱乐之类的事情时常发生，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父亲）决定让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初到柏林大学，马克思就被柏林大学厚重的哲学积淀所吸引，开始关注哲学，并先后崇拜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哲学让马克思找到了人生的新坐标，他认为哲学是不妥协的“改造世界”的武器，因为，“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意见的人’”^①。随着马克思希望在大学谋得教职的希望落空以后，马克思在卢格、鲍威尔等人的帮助下，先后给《德法年鉴》和《莱茵报》撰写稿件。如果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还是用黑格尔的政治学原则解释社会现实，那么，其后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系列辩论文章，则开始反思和批判黑格尔的思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哲学，并逐渐展现出用“尘世思维”来“改造世界”的唯物主义态度。比如，马克思在第三篇辩论中指出：“法律不应该逃避真话这个人人应尽的义务。法律更应该这样做，因为它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①此后，马克思一方面继续用哲学反思现实生活世界（比如，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共产党宣言》等），一方面积极投身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实践和反思之中（比如马克思亲自参与了诸多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十年，马克思为了实现改造世界的理想，还在撰写《笔记》，以期发现更好的方法。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就是亲身践行革命的一生，很好地履行了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对“哲学家”的诠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

其次，马克思哲学是以尘世思维为思维方法的实践哲学，把追求真实自由作为人类终极的奋斗目标，《笔记》的撰写就是期望能够发现实现“真实自由”的社会道路。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时，发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其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没有原则上的差别，从本质上解释，都归属在“天国思维”的范畴之中。那么，这种“天国观”会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吗？马克思在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一篇辩论中做了细致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议会的“这些老爷们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象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象力来代替智慧和心灵，他们就不满意实践，所以他们就必须乞灵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③。既然“天国思维”无法有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就要找到一条通向真实自由的现实道路。为此，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对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背后的资本的逻辑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不可否认的是，“剩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8—1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页。

价值学说”的发现，只能在理论上宣布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灭亡，还不能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是，处于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一观点，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只是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道理告诉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会迅速被摧毁。于是，他们发动了一系列工人运动（马克思还一度被选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甚至成立了第一个工人政权组织——“巴黎公社”。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但完全可以视为马克思在实践中践行自己哲学思想的真正开端。比如，1848年3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制定了一个建立在《共产党宣言》哲学思想基础上的革命纲领。纲领中这样认为：“1. 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2. 凡年满21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 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4. 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①实践证明，如此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其后，或许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应该在“本质特征”上找到失败的原因，所以，马克思把的大量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学和《资本论》的研究之中。但后来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不断地向马克思请教如何做革命的准备，又导致马克思不得不暂时中断《资本论》的研究，去思考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比如，马克思为回答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本书看来，马克思晚年放弃《资本论》的写作，反而转向“人类学”的研究和《笔记》的写作，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再者，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古今中外诸多的哲学家一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改造世界”，马克思作为哲学家自然也不能例外。从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